

粵海舊聞錄 (十六)

祝秀俠

譚家菜名噪京師

老報人陳夢茵兄(久任星島日報總編輯)以子女在美任事，近年亦移民赴美，定居於舊金山，間常返國觀光，并與老友晤敘，前月來台，共茗敘於金寶石酒樓，談及粵菜烹飪并及當年北平著名粵廚「譚家菜」。夢茵固一美食家對於飲饌素有研究，談到譚家菜故事如數家珍，爰紀之以實本錄。

夢茵言：「譚家菜，或以為譚廚，非也。實則譚廚為湖南茶，而譚家菜則為廣東茶。『譚家菜』是旅居北平廣東名士譚篆青家的菜，而主廚者亦非職業名廚，而為譚篆青先生之如夫人某氏，人稱阿姨者。」

譚篆青，南海人，世代書香，號移庵。他的祖父，是大名鼎鼎之學海堂學長，校刊粵雅堂叢書之玉生先生(瑩)，他的父親是玉生第三子叔裕，同治十三年榜眼及第，入翰林授職編修。敎館後繼張之洞督學四川，官雲南糧儲道。光緒十四年即中年病逝。篆青生長仕宦世家，精研飲食，旅居北平西城，民初曾任財政部簡任秘書。公

子習於豪奢，平居講究飲食。篆青有姊名祖佩，嫁陳澧蘭甫先生之孫慶餘亦即陳之邁大使令堂。譚陳兩家姻親，祖佩于歸陳家後，餽饌烹飪，稱能手。篆青如夫人阿姨曾向陳家學廚，以聰穎盡得其祕，尋且青出於藍。故西城譚家菜一時名噪，且譚家有庭園之雅，遜清遺老與當年顯達，常假譚家宴餞酬酢，門庭如市。

譚菜以「紅燒魚翅」「白切雞」「密汁火腿」「紅燒鮑脯」為最著名，其製法有獨傳之祕，即一茶一酒，亦不忽略。抗戰時，日軍佔據平津，譚家菜生意雖盛而阿姨勞累不堪，終至不起。主廚乏繼，譚家菜遂歇輟矣。

明代山水畫家顏宗

唐宋時代的粵畫，無從考究，元代吾粵畫人，亦不見典籍，明代的粵畫家，以顏宗為始。其「湖山平遠圖」山水長卷當為粵畫之最早者。

顏宗字學淵，南海縣人。永樂二十一年舉人，曾任兵曹，轉員外郎，後官邵武知縣，善於斷獄，政績卓著。善畫山水，他可說是明代吾粵著名花鳥畫家林良的老師，因良亦南海人，府志載

：良每學鄉先生顏宗，何寅(善人物)獨畏宗曰：「顏老天趣，不可及也」。顏示繪事流傳，世不多見，著錄家所收惟「江山圖」，見「汪氏珊瑚網」「佩文書畫譜」等，江山圖，即湖山平遠圖，娟本。寫湖山平遠之景，淡設色。其生卒年月，據黃佐所修「廣東通志」為當生於洪武廿六年前後，沒於景泰五年，享齡約六十餘。

花鳥畫家林良故事

「林良呂紀，天下無比。」。二人俱在明朝供奉內廷，並以花鳥畫齊名，呂紀四明人，而林良則吾粵南海人也。明代花鳥畫家，人才輩出，然皆紹承南北宋院體之緒，林良崛起嶺南，以水墨寫意，別開生面，以水墨之深功，濟毫芒之鉅勁，超然畦徑，純任自然。與呂紀之重筆勾勒，師法黃荃，固大有別，至今流傳所作，水禽鷹隼，栩栩傳神，日人尤推重之。

良字以善，南海扶南堡人。關於他的成名，據通志載，謂：良少時，為布政使署奏役，布政使陳金摹古人畫，良從旁疵評，陳怒欲撻之。良自陳其能，試使臨寫，驚以為神，自此馳譽於時

。蓋其時，良早從顏宗，何寅鄉前輩習畫，已造詣極深也。後騰譽於縉紳之間，尋且薦入京師，做起工部營繕所丞，而作內廷供奉。據黃佐「廣東人物傳」稱：「林良之顯，是景泰成化間」。其生卒年月不可考。約生於永樂（一四一六）卒於成化（一六八〇）前後。屈大均「廣東新語」謂：章皇帝（即宣宗）嘗召良為待詔。徐沁「明畫錄」謂：弘治間，薦入供事仁智殿，官錦衣衛指揮。其間生卒年代頗有出入，與黃撰相引證，當以黃說為確。

紀芋花盒主辛倣蘇

順德辛翰文倣蘇，吾粵一大鑑藏家也。徐信符師藏書記事詩詠倣蘇云：

芋花盒主態翩翩，文采風流記昔年。

燕子春燈原雅事，回頭一夢事如煙。

辛倣蘇順德北濠鄉人，生於光緒二年，家豪於資，乃祖在香港以糖業起家，其父在廣州沙基設商號，經營油糖麵花生大豆等，省外亦有支店，業務鼎盛，父死，遺產達四五十萬金，時年纔十八。一年除夕，遊花市，行西關十八甫，至一裱畫店，店主人陳某亦兼買賣書畫，知其為闊少，寒暄招談，示以種種畫軸，辛原不諳書畫，隨手檢冊頁若干張，並不問價，囑送至其住寓收款。迨新春，陳某往賀年並收款，辛付以鉅資，嗣後，陳常挾書畫至辛宅，辛當意者即留之，揮金如土。是年耗資已五六千金。時平地黃氏右園亦喜收藏，辛常請長者為之鑑定。右園曰：君所收

多贗品，不足觀。辛惡陳某相欺，送回所購全部畫，責其以後須以精品進。陳某內疚，漸以佳品相抵，而各地畫商亦知辛能高價購精品，多挾名畫集其門，自是辛乃稍稍窺門徑。於筆跡，印章，紙絹年代能鑑別真贋。其嗜好趣濃，收藏亦漸富。時潘家海山仙館葉氏風滿樓藏品散出，多為辛搜購。

光緒晚年，挾巨資北上，游京師，豪情結客，與鄉長羅癭公最接近，並得交樊增祥，易實甫諸名士，過從遊讌，流連梨園書畫肆中，廣收名畫古書，一時傾動朝野。得程瑤田「芋花圖」，有紀昀、翁方綱題款，最為珍賞。王石谷畫時價一幀不過一二百金，辛以八百兩購收石谷倣關同山水一立軸。人莫不稱為豪客。其收藏書畫最著者有唐雲麾將軍碑。元錢舜舉紙本梨花巷。明董其昌秋興八景。清羅兩峯鬼趣圖等。聞元代王振鵬繪有蘇東坡像大冊頁，竭力搜求，故號仿蘇。在京居留久，其住宅大古巷異書滿屋，破落王孫家藏珍品，收購不貲。與會文齋主人何厚甫最洽，厚甫新得劉鐵雲家書，其佳本多歸之。

旋歸粵，搜羅嶽雪樓散出之書，及香山何佩舫家書。粵垣藏書，自孔方二家衰替，後繼起者不得不推辛氏，宣統元年，辛整理藏品，延盧振襄鄧駿英主其家，為編書畫錄及修裱畫幅。

仿蘇齋中書畫古玩，觸目皆是，倣儼風流，怡情盤伎，每日下午三四時始起床，浣漱後，即與盧鄧赴酒家用膳，時有酒家名謨觴（無雙）者精治飲饌，仿蘇每日必臨為常客，季節始結賬。其揮霍如此。

羅癭公喜混跡梨園，辛受其影響，亦在粵組戲班設「興利公司」民國六七年間，所主持之戲班耗資不少，或由經理人虧空，或劇場遭大火，哀絲豪竹，年損鉅金，家道遂以中落。乃以藏品按與田豁書屋主人何荔甫，何為粵出口絲綢莊富商，事為當時省長李耀漢所悉，飭省銀行行長楊某以十二萬元代贖一部分據為己有，元明大眾精品，均為何梁瓜分，芋花庵古畫部分遂星散，其宋元槧本，亦陸續按於胡毅生隋齋，明鈔孤本亦有散出徐氏南州書樓，或莫氏五十萬卷樓者。

仿蘇以破產盡散珍藏，深受刺激，至於狂瀾。入精神病院療養半載後，復赴北京，以民十七年卒於京寓，年僅五十一。

黎二樵拒見袁子才

順德黎二樵（簡）詩書畫三絕。畫名尤盛。然簡足跡未嘗踰嶺，而四方名流來粵者，咸樂與訂交酬唱，無錫孫爾準，德清許宗彥先後蒞粵，訂為文字交，翁學士方綱尤推重之。簡為人淡利祿，不慕虛榮，求詩書畫者日填其門，意不合，雖呈鉅金必揮之去，故有狂名，亦自刻印曰「小子狂簡」。

年二十與梁雪字飛素者結褵，伉儷情篤，中年多病，與妻相依於藥爐茶灶中。建閣曰「藥煙閣」，日常為遠近作山水屏風，以潤筆所得為治。年三十，曾赴羊垣，授徒於西郭。三十八歲時，妻梁氏逝世，簡以所鑄印長毋相忘繫其臂而葬，作悼亡詩百韵，情辭惻切，見五百四峯堂詩鈔。

是年錢塘袁枚(子才)來粵遊羅浮，屢請見簡，簡峻拒之。時袁年已六十九，折節下交簡不備避而不見，且致書友人擲掄之。此事久已傳聞，惟未有確證，有人藏二樵親筆書札，發現致袁升父書札兩通，均屬及袁子才事，真憑實據。可謂事不虛傳。

其一通云：「近有一翁，自以爲才士，無骨氣，人亦從而諛之。看其詩與其人品，皆卑鄙不堪。至其詩話，則有似對夫淫妻，對父淫女者，師生之道在此翁無人相矣。即略行而觀文，亦不足取，是直欲以韻語爲宣淫之具矣。彼在省中曾相訪，愚昧未出村，正以不相見爲幸。何也，彼此固不相下，而思以年齒壓我，我立行，與彼大逕庭，我自可有信，自有可樂者，其來也，汚我東樵，彼只知以門生爲弄兒，惡足以知名岳也，升父以爲何如？簡白」。

其二通云：「立天下之名易，立千秋之名難，昨札所論此老，吾弟肯以千秋之名與之否？愚一再觀其詩，至竟無一好處，所關風化者大矣。頭巾道學腔不可作。直頭不檢點，倫常上亦不可作。二者寧有頭巾道學樣也。更有無知之輩護其短曰：此君詩講性情，此直丈二帽子語，實不知此二字爲何物。彼所云性情者，無過是淺率二字之脫影耳，何曾知所云性情也。今此老惟以淫靡宣著於天下，則以爲才子風流之所不諱者，不復知天下有羞愧之事！」

子才當時以詩古文詞主東南壇坫，聲名藉甚，游踪所至，莫不倒屣以迎，而二樵不獨拒見，且謾罵之，人謂不見可耳，加以謾罵，無乃太過

杜鳳治「宦粵日記」

清人諸家日記中，紀述當時時事及社會百態，往往保留珍貴史料，具有文獻價值足補史志所闕者「望見行館日記手稿」都四十冊，由第一至卅七冊爲「宦粵日記」爲作者杜鳳治服官廣東各地之事蹟，反映當時吾粵社會政治各方面情況保留文獻史料頗多。杜鳳治爲浙江山陰人，字復山，別號鳧公。道光廿四年舉人。(與李慈銘爲同鄉)同治元年大挑二等，以舉人加捐候選知縣。歷任廣東廣寧、四會及首邑南海縣知縣。前後留粵凡十三年。生於嘉慶十九年，卒於光緒九年，享年七十歲。

如同治十三年，記兩廣總監瑞麟之貪劣情形云：「中堂本有和嶠之名(和嶠，晉人，有錢癖)。賣缺鬻官，衆口同聲，死後可以已矣，乃始則收祭帳，必要門包，門包重於祭帳將十倍，繼則廣收奠敬程儀，人未送，廣府作信索之。聞說督署唯有地皮不鏽」。其時瑞麟死粵任，靈柩待運北歸。官府強迫各街坊居民設路祭。居民說：設祭要出於人心情願，豈有抑勒壓派者，靈柩一上船，街上即遍貼白頭帖。帖云：宦官且把看天機，忠佞分明兩別政。生離百姓長亭苦。死後何嘗半個淒。崇儉黜幸馮太守(按指當時廣州知府馮瑞麟)誘民倍魄甲麟兒。天降甘霖因昔過。食民求貴鬻官時。瑞麟死後，接任者爲英翰，較瑞麟爲尤貪劣。民謠又云：廣東真無福。來了英總督。氣死後藩台。激疾運台國。(當時布政使爲

俊達。鹽運使爲國英)

日記中亦有不少記載當日地方上對英美外交事件及廣東實「猪仔」出洋資料，足作廣東文獻，補史志之缺。廣東通志自道光初年阮元修纂之後，迄未重修，道光初年以後事跡，實際上已無專書可供稽考。此日記手稿自同治七年至光緒六年間之遺聞佚事，可藉此保存一二，亦考文徵獻者所當留意蒐集者也。

南海通儒曾釗軼事

南海曾釗(勉士)爲吾粵通儒且爲藏書家，然科名不顯，際遇多艱，終其身爲拔貢，設塾授徒，阮元督粵，受文達之知，曾首任學海堂學長多年。關於曾釗受知阮氏一事。逸聞久傳，而所述各異。其一謂：曾勉士家境清寒，在羊城設塾授徒，每日課罷輒到各書肆借閱，當時雙門底一家書肆名翰墨緣者，適曾常到之肆，其主人與曾稔熟。阮元在粵刻十三經注疏，在書後寫校刊記，把稿本交翰墨緣裝釘，這曾見及稿本，即請借閱，主人云是督署交來裝釘，限三日完工，恕難借出。如必需借閱請就本店樓上覽閱。曾氏就拿舖蓋借住樓上，窮兩日夜之力將全稿看畢，凡遇校刊有誤之處，均附簽註意見，第三日凌晨，返書塾授課，督署亦派員向書店取件，店主不知稿本內附有簽條。閱二日，督署派員向主人查詢，該稿本經何人閱過。主人惶恐，據實云，由一曾老師閱覽過。來員去後不久，又忽忽而來，手持阮督名帖，云制台相請曾老師赴督署宴敘，曾氏向店主借了衣服鞋襪赴席，到署後，阮督與各名

流均已任候，阮元青睞有獎譽備至，嗣此阮督延入督署校刊典籍，并請課子，一時曾勉士之名噪甚。

另一說謂：勉士博通羣籍尤長漢儒訓詁之學，一日，遇任文田兆麟，文田以其所輯「字林」請教，勉士悉心校讀，指出錯誤漏略之處，文田嘆服。文田在兩廣總督阮元幕中，得問白於阮元，元即禮聘勉士課其子弟云。

曾釗以道光五年拔貢，鄉人均冀其中舉入春闈，值阮元門生程春海來粵典試，各方對釗屬望甚殷，當釗入闈之日，忽患吐瀉急疾，不能行動，遂無結果，清史稿列傳稱：程恩澤典試粵東，耳釗名，欲取作榜首，適釗持服未預試。榜發，恩澤邀釗於白雲山蒲澗，作詩云：我求明珠向南海。昆崙第一未即得。阮元撰戶部右侍郎春海程公神道碑亦詳載其事。釗終以拔貢終其生。然著述傳世，名列儒林傳，固不必以科第官宦顯也。

梁慶桂僑校開山祖

粵漢鐵路風潮之主角人物，為粵大紳侍讀學士梁慶桂與廈門道黎國廉。粵督岑春煊令拘二人時，梁逃港，黎被羈。釀成民情憤激，全城罷市。岑春煊因以革職留任，此案已見前紀，茲再述及前後主其事，最力之梁慶桂（小山）另一偉績：即曾於宣統年間赴美巡考僑民教育，實為我國注重僑教倡設僑校之始。

梁氏於光緒三十二年冬奉學部派赴美洲籌辦僑民教育，旋因事請假回籍，至三十四年二月五

日始自香港起程赴美。先是戴鴻慈赴美考察回國，曾述及美洲僑胞子弟就學情形：

「舊金山華人雖多，而無自立之學校，其國文之不講，人格之卑下，有由來矣。彼國比方別營一校，以專收華僑子弟，程度愈降，教法敷衍，而陰即以沮吾人之入彼學。是以有志裹足，聞者撫膺，謂宜急進自立之校，廣開研究國文之會，若半日學堂，庶有濟也。」

旋梁氏上學部手摺，主張派專員赴美提倡華僑學堂，其摺云：「旅外僑民於祖國之文字語言道德習尚渺無所知，則習外之見愈深，愛國之情漸淡，查北美僑民以十萬計，彼此所得工資，實較內地為優，除養事俯蓄外，大半能担任學費，惟限於教育無人，若能提倡激勵，則中文學堂之成立，可計日期。」

學部遂於三十二年派梁侍讀赴美洲，駐美公使伍廷芳亦札飭金山總領事會同協力籌辦華僑學務，並轉諭各會館紳商董事於商董中選出十餘人，組設學務公所，中華會館遂選定陸步瀛鄭文光等協助梁侍讀籌辦一切事宜，首成立金山僑民學堂，繼續開設沙加緬度學堂，隨赴各埠籌組，行程經洛杉磯、華盛頓、紐約、芝加哥、波特崙、西雅圖、及加拿大之域多利、溫哥華，組成紐約、芝加哥、波特崙、西雅圖、溫哥華、域多利等埠僑民學堂六處，梁氏并擬訂學堂章程，舉凡編制、教則、功課考驗、經費、講堂規則等，均有規定。宣統二年，梁氏回國上學部呈送美洲華僑學冊，并請求酌撥各華僑學堂常年經費，蓋各埠僑校草創伊始，經費不裕，梁氏尚力向政府爭取補助也。

梁氏在美時，隨行共事人員凡十餘人，朱兆莘、陳錦濤諸氏皆贊其事，有原已留學美國者，所至活動酬酢，其領取學部出差費僅二千餘元，不敷甚鉅，皆梁氏自耗家財逾萬以應，故廣結人緣，達成任務。溯述美洲僑教歷史，莫不推梁氏為開山祖。

版本學專家倫哲如

吾粵精通版本目錄之學專家，近代首推東莞倫明（哲如），哲如生於光緒元年，廿七年中舉，明年赴京師，畢業於京師大學堂，辛亥後主北京大學，輔仁大學等書目學講席，曾應日本聘赴日鑑定古書，課餘以訪書為志，生平多方勤求購備精研版本，遂成大藏書家。倫氏本非富有，而嗜書成癖，嘗有詩云：

卅年贏得妻孥怨，辛苦儲書典笥蒙。
蓋紀實也。復以乾隆時四庫館纂修諸臣，不識版本，多以劣本充之，每肆意刪節，竄易改為鈔本，以泯其跡。故謂四庫書為不完不備，有續修四庫全書之論。且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雖豐，由今視之，等如糟粕，欲據所見書再作提要，以廣續之，故名其居樓為「續書樓」。其畢生宏願在此，非僅以藏書講學為已足也。民二十二年間重倡議續修，又有擬印四庫全書管見一文。惜時局假擾，茲事體大，終未能竟其志。蘆溝變起，返粵隱居，忽患腦充血病，半身不遂，迨省垣淪陷，交通梗塞，踽踽窮鄉，困苦鬱抑，至抗戰勝利，則先生已於前一年病逝，身後藏書全歸

北京中央圖書館，成先生志也。

韓愈詩句「藍關」存疑

唐元和年間，韓愈以諫迎佛骨，觸憲宗之怒，貶愈潮州刺史。其時中原視粵東爲南荒之地，愈赴潮途中，行經藍關，天寒大雪阻途，適其侄孫名湘者亦路過其地相晤，愈詠一律曰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。夕貶潮州路八千。
本為聖朝除弊事，肯將衰朽惜殘年。
雲橫泰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。
如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

詩中「藍關」一地，歷來箋註均云是陝西藍

田縣之藍田關。秦嶺亦在縣之東南，凡由長安往商、洛、漢中等地，必經此越嶺到藍田縣，愈由長安赴粵，阻雪於此，回首長安，乃有家在何處之感，而旅途艱苦，被貶南荒之地，又不禁有對侄孫收骨瘴江邊之嘆。

惟吾粵龍川縣有藍關，亦有秦嶺，韓愈赴潮，必經其地，則詩作於此地而非陝西，亦至有理由。且詩中祇云「藍關」而非「藍田關」，愈侄孫湘冒雪來晤，陝西藍田關離長安不過數十里，何至感嘆秦嶺家何在？又好收吾骨瘴江邊，明明是指粵地瘴荒，苟相值於藍田關離瘴荒之潮州尚遠，何來收骨之嘆。

清代人亦有主張愈詩爲到粵境時所作，惟廣

東地屬炎荒，境內嚴多大雪，殊不多見，兩說各有理由。清嘉慶龍川縣志載：「離縣治二十里爲老隆，東與長樂界，藍關在焉，此地有崇山峻嶺，石磴天梯，藍喬之居址在焉，文公之遺跡在焉。」韓文公祠在藍關通衢處，相傳昌黎謫潮，路經此地，道旁有「一步雪仙蹤」四字碑。龍川令胡琿曾有藍關辨、文公祠中尚有廣東督學劉映榆所題楹聯云：

藍關雪擁尚存疑，我識先生，萬里初程來此土。

衡岳雲開遙紀勝，人懷刺史，千秋元氣在斯文。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著

定價伍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評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彭玉麟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壽、曾紀澤、張曜、蔣益澧、陳國瑞、程學啟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張樹聲、郭松林、聶士成、吳棠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李慈銘、洪鈞、張佩綸、張之洞、袁昶、翁同龢、陳寶箴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闕、楊守敬、于式枚、梁鼎芬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林紓、嚴復、陳衍、辜鴻銘、鄭孝胥、樊增祥、易順鼎、陳漢章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黃侃、趙熙、朱祖謀、王國維、吳梅、楊圻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